

# 作业漏写惹恼老师 初二小徐写诗“悔过”

## 这位会写古诗的男生,还是个体育特长生

本报记者 梁建伟 通讯员 陈宏程

对中小学生来讲,作业,就是个“定时炸弹”,要是不好好写甚至没写完,即便侥幸没有在家“引爆”爸妈,也会在第二天“引爆”老师,引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怒吼。

每当这种时候,学生应该怎么办?

昨天,钱报记者听说了杭州笕桥实验中学初二男生小徐的神操作——写悔过诗,向老师致歉。

钱报记者读完这首诗,和小徐的老师反应一样:哈哈哈哈哈……

### 初二男生漏写作业惹恼老师 连写两首“改过诗”

事情要从上周末说起,小徐的家庭作业里,有三道语文题目,他觉得特别难,想了好久没有想出答案,于是想着放一放,先把其他作业写了。结果这一放,直接就把题目忘在了脑后。本周一早上交完作业,他就被教语文的江桂馨老师叫到了办公室。

这已经是本学期小徐第二次漏做作业了,所以江老师决定“严肃”处理。于是,她摆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对小徐说:“这次作业又漏题了,老师很生气,你要怎么弥补?”

江老师原本只想让小徐把作业补好,小徐的字写得不太好,又布置了400个字的练字任务。没想到,当天下午,小徐花半个小时写了一首《悔》,连同补好的作业一同交了上来,还在办公室声情并茂地朗诵给老师听,想逗江老师开心:

庸生昨夜不当绩,惹得江公怒冲冠。

浪子回头金不换(换),祝师桃李满天下。

可是这首诗貌似没有逗乐江老师。

“江老师听完我的诗,还是一脸严肃,她说自己的气只消了三分,还有七分没有消。”小徐说,放学回家后又花一个小时写出了《悔》2.0版,希望能把老师的另外七分的气消下去。

《悔》2.0版如下:

庸生前夜不当绩,作业总是漏三题。

七情六欲乱心智,走火入魔入歧途。  
次日江公良多火,怒吼群雄聚笕实。  
本庸心中一抖擞,初闻涕泪满衣裳。  
三步并作两步走,马上下跪拜江公。  
今日立下军令状,三题不作提头见。  
不知江公意何思,能否赦免三宗罪。  
权当博君一媚笑,我想再活五百年!

### 老师说 当时就被震惊了

当然了,小徐事后坦白,自己挖空心思写这首诗,其中第三句“次日江公良多火,怒吼群雄聚笕实”,是有深意的。因为第二天就是笕实中学的家长会,他担心江老师还在气头上,会为了这事在爸妈面前参他一本。

小徐还说,自己之所以选择写诗讨老师欢心,是因为最近语文课正好在学习写古诗,他漏写的三题也正好和古诗有关,所以就试着写一首古体诗让老师消消气。

《悔》2.0版出来后受到了江老师的好评,“说实话,听到他念的第一首诗时我就被震惊了!觉得这个孩子很有才华,但是想着不能让他觉得有才华就可以为所欲为,基本的作业规范还是要遵守的,所以我就说气还没消,只是为了让他了解不做作业是要承担后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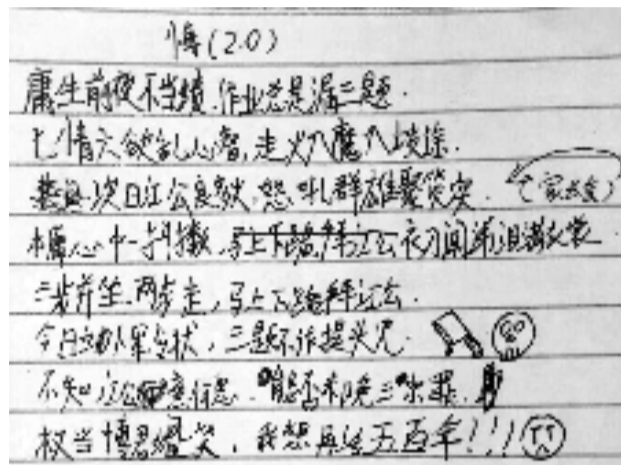
江老师笑着说,没想到误打误撞,有了这首让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哈哈大笑的《悔》2.0版。

当然,小徐写诗最初的目的可能要落空了。这个师生间的有趣故事在浙江24小时APP上刊登后,有网友留言说:“这首诗一写,不仅他爸妈知道漏了题,连我们也知道了。”

还有些网友,将这个师生间的有趣故事,活生生带偏了。网友“王翠香”说:这字是小学一二年级写的么?估计被我们老师看到,卷面就要先扣掉几分。

### 想要体育和学业兼顾 小徐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

看到小徐写的诗,大家一定觉得他文采斐然,八成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。但事实上,



网友说,小徐同学的字有必要练练。

他是一名体育特长生。但小徐从小语文就特别好,小学二三年级开始迷上文言文,特别喜欢读《论语》和屈原的《离骚》,而且还很喜欢写作文。

“写作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思想,要有表达的欲望,我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,对一件事都会有自己的观点。”小徐笑着说。

小徐体育好,语文等各科综合成绩也很不错,所以在同学们眼里,他是个“神”人。但好成绩来之不易,小徐说,现在自己既要忙着体育训练,又要兼顾学习,经常会觉得力不从心。

“每天训练完,累得没力气了,作业写着写着就开始打瞌睡。有一次,我因为犯困,作业实在写不下去,于是想着设个闹铃,先休息一两个小时,然后起来接着写,结果到了时间,闹铃没响,一直睡到晚上11点,还有一大堆作业没写,只好熬夜写完。”小徐无奈地说。

“我喜欢体育,假如要在体育和学业间做选择,可每次成绩一落千丈,我又不甘心,还是决定两者兼顾,再苦再累也有意义。”小徐说。

## 浙大举办金庸追思会 在浙大,先生最喜别人喊他“大师兄”

本报讯 11月20日下午,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对金庸先生的追思会。浙大校长吴朝晖等近40人参加了追思会。

金庸与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曾有交集,1949年,他一边在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,一边攻读浙大的研究生。当时金庸对外国文学有兴趣,和竺校长曾长谈一个多小时。

按浙大当时的规矩,读研究生须交一大笔学费,而金庸的经济能力实在不行。竺可桢告诉他:“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,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。”金庸后来回忆,竺校长的这句话给他很大启发,这是浙大给他的教诲。

1999年,浙江大学聘请金庸担任人文学院院长,“大师兄”是金庸最喜欢听到的

称呼。在很多场合,他把浙大学生亲切地称为“小师弟、小师妹”。金庸曾说:“我喜欢年轻人,每次看到他们在黑板上写着‘欢迎大师兄来讲课’,我就很开心。”

吴朝晖在追思会上说,金庸先生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,对浙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极大心力,他以自己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巨大影响力,在学院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声誉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浙大人文学院的吴秀明教授曾与金庸有过交往,他在纪念文章中形容金庸有五副“面孔”,即五种“身份”——文化名流、政治活动家、新闻工作者、武侠小说家、浙大人文学院

院长。“谈起金庸来,多少给人以‘说不尽金庸’之感。”吴秀明说,“他的文字充溢着中国元素、汉语魅力和金氏印记的创造性与想象力,由此,在给人们带来极大观赏性的同时,对推广和扩大中国文化与汉语魅力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。”

1993年,金庸受邀来浙大,时任浙大中文系主任的徐岱负责接待。在徐岱印象里,金庸是一个平易随和的人,“第一次见面时,他便提出,不要叫他大师。”

徐岱在回忆文章中提到,“我们与先生一起在西湖边与众多朋友相聚,当大家尊称他‘查先生’时,金庸先生笑嘻嘻地表示:既是好朋友聚会,就不必这样称呼,应该以师兄弟、师姐妹相待。”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 
本报通讯员 刘苏蒙 柯溢能